天一閣集卷之十九

四明范欽安卿著

贈包白厓序

白厓先生棄官東歸偃息甬東之墟謝絕交游睥睨天壤若無足以當意者與至情屬則曳杖逍遥抵掌劇談觴行耳熱拊缶吟嘯離騷之經扣角之歌蓋三致意焉語及時事輒瞪目不荅歲時郡邑大夫過其廬不見見亦不一報謝率以爲常歲庚戌蓋六十矣友人西洲王子與先生姻也質言於范子辭以不文久之王子且屬纊遺言于其終其

事而予又深厚先生知也序曰予於白厓先生之遺而嘆直道之難行也又傷時俗云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又曰不直則道不見先王之教敢尚名義以振厲風俗故士非德不程非禮不履非大猷不陳非職守不恪上之人又張直言之旌設方正之格以招徠之當是時教化大行遐邇同風故特立獨行奉法守正之士有所恃而不恐乃後之人柔和卑退遇事無可否圓融委曲以要其成斯曰長者曰老成人反是顯辱奇禍可以立至世方以此爲戒嗟乎俗之薄若此邱予觀先生生而狷介動必禮閾平居論天下事義氣勃發抑枉伸直千夫莫奪鄉之人知有先生矣或頗訝之先生不爲動已而倅蘇州時中貴人怙勢朘削先生廉其實將上書言事語洩被搆賴天子仁聖量改無爲州隨移成都轉漳州所在申法飭虔滌垢剔蠹巨細畢興民怡吏懾烝烝向治會與上官議不合遂拂衣去矣夫以先生官不過五品任不滿數年其所施層已章章若是使稍自斂遜乘機赴會且都大官享重祿蒙顯擧不難也而竟引身遠逝志不獲究今垂老矣顧使齷齪者藉

口而特立獨行奉法脩職之士慘焉畏沮予故曰直道之難行也俗之薄亦甚矣嗟乎人之所遠天之所相也時之所嗇道之所裕也故天定則能勝人道在則可俟時夫虞卿馬遷楊雄王通世之所謂贊人君子也方其窮居林丘沉迷下僚著書自見若所謂春秋史記太玄元經者後之人視之不啻和玉使遇其時必不能發憤自見如是炳顯此天人物理之介可以推見者也先生方脩古人之業將崇王道黜伯畧翼聖經斥異端闡微發幽記紀名實作一家之言蔵之名山以詔人人當不讓

前數子矣是道不伸於恒人而伸於知已不行於一時而行於後世不取必於人而取必於天高名永壽後天不朽又何必都大官享重禄蒙顯譽斯爲快也觀此則先生之不遇殆天所相也持此以質先生儻以予言爲然乎

送曾封君東歸序

山以東最名多甿嚚俗儻之士傴息丘樊傲睨侯王禮羅所不能致崇禄所不可溷蓋埒名於逋放而託志於箕潁雖風氣渾龐使然亦周孔教化之漸其來寖遠在世主敦訪而崇奬之若勿奄梁君

二山宿君所稱南山魯先生斯其人哉二君之言曰予輩皆山東人往來齊魯間聞先生名最高少時慷忼踔厲期以功名自樹倪仰今古蓋慕終軍汲直之風久之乃抗言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吾即不能奮翅騁足上應五百之運亮工熙載致世盛明亦安能輕身媒進浮湛取容徼不可必致之勲爲鴟夷子皮所笑居嘗杜門謝客琴史自娛酒數行徵醜雅歌長嘯意興所屬不遠數百里躡泰岱循徂徠欲起六逸而與之游遂上莊生釣臺訪黃石汎氾蠡湖濯纓滄浪觴太白樓吊魯靈光徘徊孔林顏巷之間而迈望者疑爲流連光景而不知先生所存充然有真樂也先生既慎悉好脩而以其學庭授內山君名位日起出守四明四明濱東南海世所稱蓬萊方丈僊人遨遊先生則又瞿然喜曰夫所稱達人者游方之外吾上誠僊麗然通涉不如遠浮汎覽不如窮探司馬子長何如人哉乃扁舟南下淮濟大江登句曲天目諸山望金陵俯視震澤按行吳越故宮出錢唐觀子胥怒濤上會稽窺禹穴天台鴈宕羅列几席搜奇獵勝曾不知神力之倦就郡邸而暫憩焉先生父子

相對北幰郡中吏民罕能睹面內山君質以郡事
先生張目不荅內山君彌加祗慎蓋心喻而力赴
之斯余華之所親睹也嗟乎世之人嗜浮華而畧
實履急外馳以昧遠圖由曾先生觀之矍然超於
塵壒之表名場利府愛河慾海皆不足以嬰心信
齊魯之多賢而聖人之教未衰也先生以內山君
貴業已膺封今且東歸矣翛然稱首山東者將不在茲
乎吾固爲先生引領矣

贈奉化楊大尹序

漢史有言守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予蓋
三致意焉至歲遣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舉剌如
所條聞其風厲而維持之者又何委備而勤篤也
嗟乎漢治於是近古矣夫守令皆子民而令尤爲
親且專上焉者撫巡省府體統崇嚴則尊而不親
下焉者丞尉簿領分理庶務則散而不專令處其
間而上下交承固宜奉法脩職仰體德意與民休
息可也迨世下趨吏治廢闕遂至背公樹私貪戾
恣睢以民財爲魚肉民命爲草菅安然行之而靡
所牧卹使人可避而不可近棄心志而任耳目惮

振勵而樂因循政體下移棼如亂絲卒之紀綱頹
廢蠹蝕如山使人可玩而不可懾不可近則失其
所以親不可懾則失其所以專豈風移俗靡難於
轉旋哉夫亦勸禹之道未之彰耶奉化辰山帶海
鮮有蓋藏頑梗沿襲夙稱巖邑蓋自倭奴發難歲
侵內地兵需百出仰給縣官上之所以督責者甚
甚殷若是而欲全其親且專又非前儻矣使非有
廉介淡泊之守孚惠惻旨之仁明達敏給之才老
成持重之識胡能善於其職而達於上下邪予於
是而嘆吾楊侯之賢方其莅政茲土恫瘝在身即
持綱維一法令簡繇賦慎追逮裁供費勞來拊循
殫盡心力諸所不便者一切報罷務在樽節愛養
與之更生由是吏習其政民安其業盜賊衰止戶
口滋息喁喁向化庶幾有古循良之風都御史豐
城鄔公奉命按部廉其實爰檄所司奬勞斯亦漢
代風厲之意楊侯於是爲榮奕矣雖然金之精於
百鍊者其氣完也驥之輕於千里者其神裕也故
士以歷試而效宦以持久而成楊侯起家俊造被

服恂恂若儒生性敦廉仁而尤綽有才識其所注
措要非俗吏之所能測識也循是以往德問彌宣
聖天子惠養元元加意守令將脩故事訪茂異增秩
賜金璽書褒美徵備公卿以明得意他日吳越之
間膺
召命者必侯也則斯舉者其殆爲之權輿矣乎尚執
筆以俟

贈盧都督序

東南自倭警興羽書旁午
王上銳志撻伐夙夜咨諏於將士中思得異才畀節
鉞以佐百姓之急意甚勤厚也海內之士颺起雲
蒸爭相洗濯期於表樹人自以爲韓白家自以爲
衛霍然而許功程能靡效尺寸不且負譴訶以去
斯其人豈皆異突猥庸虛談浮譽無益於短長之
數邪抑乘期遘會將亦有所須也以吾觀於北山
盧君於是伏嘆
皇上知人之明而君力於任事焉君本將種倜儻奇
偉流輩咸所避讓會倭事起積功官至都指揮僉
寇閩海上屢大捷言官以私憾論主將遂及君乃
就閩候讞紳固已惋惜予習聞前事值承乏長

枭徃會君掀髯攘袂論古今將帥上下攻取成敗
南北制禦經畧諸機宜斬斬咸中要會如矢之應
括珠之走盤駿馬之下長坂余嘆曰世有如盧君
而可使之竟晦抑耶深惟
聖天子昭雪而敦使之斯緩急是賴事遂釋屢樹奇
功乃晉參將晉副摠兵晉都督充總兵官鎮守吾
寧金書王帶蓋侈馬崇鉅矣茲又以擊象山奉化
賊諸功增俸一等君聞之謙退若弗勝思以鞠瘁
報
皇上之遇斤斤益虔嗟乎昔人有言知人未易人未
易知賢如漢文而失之馮唐哲如光武而失之馬
援使當其時讒閒得行吾恐肘腋之近肺腑之親
且將按劍起視禍罹旋踵欲以從容閫外展布才
猷殆不可覩而況都巍秩蒙上嘗委心推轂彌久
彌專若今之所值豈不至難至難者耶余故伏嘆
我
皇上知人之明也士亦何嘗不頑慳蠻夷蹴北虜勤
燕然標銅柱樹勲伐於當時流聲光於百世然先
時而幾不審時至而趑不力閃伏詭閟巧於自營
攘功竊勞圖在榷覆凡以任事之不力耳觀君聞

警橫槊慷慨直前摧堅陣破巨艦身經百戰千人
自廢而無縮容威聲四揚播賊人望見旗幟及聞部
領所在即慴伏遠遁海上自用兵來垂二十年臻
於晏謐若今日者君之功於是爲卓矣旦夕入掌
相府侍
禁直如金日磾王德用故事此吏民所爲稱慶而猶
屢其亟去也余于是因喪平而服君之功因君功
而頌
皇上之明何君念以臧事荷君覆露委贈言於余其
意顧不在玆耶其意顧不在玆耶

壽黃公七十序

濟川黃公某之大父壻也往來甚昵繼遊公弟致
齋先生之門又得締姻猶子資穆耳淪目濡知公
行事其習玆春秋七十矣友人芝山楊君宜山錢
君白坡董君葦咸以耆碩與公雅厚乃摭事繪圖
合辭稱慶其得而延覽焉曰德必獲福壽不忘頌
公之賢蓋非更僕可盡矣獨諸友也哉吾見公起
家令尹所在有聲慶延諸子乃咸顯庸長肅官鴻
臚仲茱官水部季意官少尹若謝家之樹竇氏之
桂林立玉映咸均霑雲稱祝無間遐邇斯可以觀公

之贊矣公族無少長曰徵公吾甕者曷充弱者曷
植業士者曷程女失所者曷歸無能爲效願公壽
考維祺迺相率羅拜聲溢庭陀斯又可以見公之
贊矣里黨藉舉火者若而人函牟受糜粥之施者
若而人孤兒孱子獲焚券者若而人歡忻爭造爰
祝爰謝斯又可以見公之贊矣鄉之名士大夫曳
玉者衣緋者垂紳綰綬者鶡冠而餐高泥蟠而待
時者躡屨分裀稱辭喻志若所謂香山之會洛社
之期焉斯又可以觀公之贊矣郡國之大夫邑之
侯將校之領博士之員朱輧華轂后先翕習斯又

可以見公之贊矣吾故曰公之頌不特諸友已也
夫福不可以倖圖頌不可以強獲非以德不可以
襲取乎故良于家者不必名於朝凡以德有巨細
而逮有廣隘也即公所見於家吾得其理焉於族
吾得其厚焉於里吾得其惠焉於鄉吾得其睦焉
於郡吾得其致焉於朝吾得其問焉合而言之所
謂贊也贊則戩穀之貽百福之來壽且先之矣天
合人助將踰耄耋躋期頤迨乎無算斯非所謂德
必獲福耶宜乎人之頌之衆也若夫榮啓期被裘

行歌樂善不倦衛武公九十猶不忘淇澳之警此則德隨年邵名不隳咸保泰定盈久彌專篤者也賢而如公當沛然矣至昌大其德申福無疆是在諸子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公之謂矣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諸子有焉

送曾郡侯遷陝死馬少卿序

世稱三代而下漢治頗爲近古迹所行事尚本實者畧聲華先教化則後法理用以褒顯俊異風厲海內所稱二千石皆恢恢醇篤君子也若辨慧開敏之士所居非無赫赫名槩不得進而例論斯其故何哉上之於民也亟欲守長安利而惠養之也其政務在奉條章勸課農桑設師長保伍率先孝弟順流不擾與民馴狎非故崇炫燿駭異之觀攻蹏剔鋤擊之術也當是之時元元樂業號稱乂安漢治於是庶幾矣　明興鑒古敦化茂選良吏以寧民萌佐太平品校治行大都上者入爲九卿次亦增秩賜璽書褒美如漢故事用是守長矜奮以循良著聞者後先相望蓋不止兒楊張殷諸賢而已若吾郡曾公其所施存殆亦諸賢之流亞哉任且三年乃晉爲陝西苑馬寺少卿說者謂苑馬散

秩不當以屬公地臨西陲數千里外公亦不宜遠
行予曰不然吾聞古者爲官擇人不聞以人擇官
桑弧蓬矢固丈夫生而所有事也
聖天子龍飛御寓當琴瑟不張之後銳精督厲吏皆
烝烝趨於辦治長厚廉讓之風顧孤於襄時
上意蓋厭薄之躬脩玄嘿期與天下臻於康謐奉以
周旋責在二千石吾郡亦既有成緒矣寺之苑監
散在岐涵涇寧間唐張萬歲緣是育馬至七十餘
萬者也乃今公私交病畜牧簡濶狂虜稀突不能
應卒士騰驤之用識者嘗爲扼腕拊循滋息要非
魯公不可孰以畀之顧不慎且重哉公起進士爲
工曹聲聞甚著出守吾郡政如一日試探其際澹
泊淡潔則公綽之度強立不迈則趙張之守于諒
寬博則潁川南陽之風執是以往于何不濟而醯
篤無機事則又公之所以自命也詩稱衛文塞淵
騋牝三千魯僖思無邪駉牧至十六種馬彼其心
誠幸於物類故也吾固謂公之賢足以勝此若夫
計要散校遠通流俗以爲失意如市道然非惟悖
主上簡寄之指抑且不知公矣公當行郡人羅送於
郊屬予爲言遂以所聞書諸前旌爲祖道贈云

送張別駕序

滄江張君之判吾郡也歲始迨暮且十九在外間所措設固琦傋英特之觀士民方盛烝嚮治會主上銳志中興思以嘉惠元元大計諸藩群吏之治下所司考核以聞於是浙江藩臬郡邑論刺有差而張君顧在論中衆聞之且疑且駭會張君至自京師亟欲去邑令賈君劉君何君林君輩過而問故曰其蚤卒以職事備末屬方奉令承教之不暇何遽稱去爲也郡中故多流言即不妄亦當有能憐才輳且須吏毋西此亦士民意也張君正色而語曰諸君以誼好慰留誠深念也獨不聞沈海者乎當其挾重貲駕危檣奔驚於滀泱浩漾之間萬里一壑天日並馳蛟龍之所出沒風颶之所簸蕩又不幸而觸砰崖遇寇盜即使壯夫鮮不骨驚肉怖遜避無所其不臭厥載殞厥軀者幾希幸而達岸猶有惕心此無他牟利故也今夫世塗猶海也官猶舟也才藝猶貲也乃以牟利之故恣情游衍危機禍羅易蹈遑省將迫有寒暑蚊而櫪驥困蛟兕死而走狗享欲攬東門之逸飫五鼎之妞其可得哉夫以百年有盡之身而冒險絶之塗徹不可

必得之利斯不待智者先幾而辨奉身欲退也吾緣是謝去方以爲快家故吳會頗稱奧區南瞰江海北臨五湖而洞庭兌峯諸山羅列几席騷人墨客爭暉競爽吾將攜尊魯望之茶竈汎子皮之舟往來其間歌西塞鱖魚之章天地爲我蘧廬日月爲我弄凡麋鹿之與遊而龍蛇之與蟄傲睨一世不知老之將至斯亦生平之厚願也冥鴻翻翻誰復能繫諸君乃欲留我乎余聞之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朝廷之士入而不出斯各有所執也然君子終不以此易彼權衡酌於中而善敗決於外固有

輕高鍾而弗顧視軒綏若敝屣者由逸民傳所紀崖岸萬世之鏡哉若張君者殆進於是矣於是張君遂行貢君輩相率祖於西亭乃別

贈總督浙東遊兵艾君序

浙以東倭奴出沒而定海實當其衝故事設都指揮以備倭名世平俗玩寇爲完藪比年倭奴內犯所在成厭時議增置水陸諸兵以司控擊乃改爲遊兵者指揮仍駐定海松海金盤昌國臨觀及定海五總咸聽節制膚連顧指屹然爲一重鎮意蓋宏遠矣第任者往往失職於是巡撫都御史趙公

巡按御史黃公廉知艾君才疏薦晉今官職雖如舊而寄畀加嚴重矣當是時艾君方協總寧波團操陸兵無理海道中軍即其前後督戰崎頭韭山太倉僊居馬蹟舟山裘村諸路水陸大小二十七捷計馘者二百三十二俘者一百九奪回被擄者二十七獲舟十器五百有奇院道交旌上聞錫銀幣者再聲奕奕兩浙間既得報士校莫不色喜而又惜君之行有曰艾君家故將種結髮與倭奴戰蓋十有七年協總團操亦且八年即其勞勩上當爲總戎下亦不失爲叅游今僅僅若是後來者固居其上謂足以酬之乎余曰不然器鉅者無速售積厚者無薄發夫湛盧純鈞天下之利劍也非久鍊則必不能陸割虎豹水斷蛟螭豫章大下之巨材也非久蓄則必不能昂霄蔽日效清廟明堂之用惟士亦然沖腰所以養望敦篤所以致遠行且陟華嶽要顧何從而疑之語者曰有是哉然職亦難事前內令外陸兵三千人水兵僅可三之一其任雖殷事權固輕五總皆以都指揮行事相頡頏孰得而節制之於艾君亦且奚何余曰是所謂細節而時大躰也志士不擇地而安貞臣不

易慮而動故能翼助社稷顯有令聞夫既世享祿秩荐被叙用則夫殫心僇力以身殉平居則折衝尊俎應敵則摧陷堅陣箕京觀勒鼎常以報曠遠之遇固艾君素所蘊抱也若夫節制之典止論事任而不計品秩圖管諸邊法較然在艾君將共命行事諸總総所推讓安知不率屬聽令其樹廟清之勲以彰統御之善哉夫若是也何有語者乃避席而作曰郡人憚不習事乃令知聖王之所以待艾君之所以自待矣敢不拜嘉於是徐子一鼇等屬與縣事以贈文請而王君

奉恩又代厥職次第勞勩爲其詳予嘗獲好於君故不辭而爲之序

送雷郡侯序

余嘗陟武夷諸峯徙倚四顧灝氣沖融琳宮璇宇隱見林谷而廩爐曰棲諸物橫亘天際可望而莫之即放歌鼓枻沿遡九曲琪樹森映榮光上下世所稱道山桃源當不是踰蓋天府之深靚而神僊之窟宅也退而延覽莽蒼之墟煙火相望桑麻蔽野乃有丈人逋客抱犢耦耕土鼓山謳舉酒相勞不復知有市朝事庶幾龐德公徐孺子之風焉已

而訪蔡元定之里式胡康侯劉子羽之廬而吊朱
元晦於考亭之上讀其書想見其爲人曰道其在
是乎上紹洙泗之統下以闡明絶學九原可作吾
將與遊徘徊者久之即不能遘遇其人獲與其流
亞者交幸矣歲癸亥余方偃息西野會郡守潤溪
雷侯至自武夷余入其門見其恭統靖餙登其堂
見其沖和温粹如玉雖璞金發劒主稜不露而凡
度整截及觀其政與若慈母哲若神君斷若漢廷
老吏方期月千茲五邑之人交相稱慶謂瘡痍可
起休養有期而侯顧坐飛語遂拂衣行矣衆留之
弗得以告於屬邑今長留之亦弗得至有涕泣下
者侯何以釋吾人哉豈欲入山握真詮探玄牝練
五氣除三尸遨遊諸僊之間求不死之靈藥與天
地游乎將睥睨今古蟬脫梦垢枕流漱石觀雲卿
鳥與田夫野老謳歌於康衢之上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乎抑憫俗學之紛披闢正道之榛塞獨
抱遺經究觀終始撰一家之言以俟來哲俾諸賢
遺緒藉以不墜乎侯當有所審擇矣則夫道之興
廢命也遇之行止天也去就進退有義存也吾復
何心營營與世人較是非哉侯之沉抱可以想見

第吾郡人慕義懷德方深衮衣遄歸之望
聖天子脩黃虞之業志厲明揚必將勉從吾人簡書
臨門將席不暇暖侯能終焉馬丘壑平此亦屬邑令
長賈君董意也會以贈言屬余竊擬如此嗟乎謀
朝則咨謀野則獲世之君子其無以野棄余哉

贈劉憲副晉大參序

太樹鴻龐之勳者富儁儻之才繫綬服之寄者擅
崇鉅之望大阿入手叱咤風生虎豹在山黎黑不
揉在物猶然而況人乎故吉甫薄伐玉國以定子
儀免胄囘紇羅拜功不勞而成刃不交而服斯遵

何道哉神運無方而休問夙著故也海上自倭警
以來士大夫觸目激衷釋組豆而秉盾鉞客化誨
而急攘郤智者効謀勇者畢力將使醜夷滌除疆
場康謐其志慮非不毅然恢曠也然鴟張狼噬破
城掠野南起閩廣北達淮徐數千里之間迄無寧
歲

主上至厘霄旰拊髀思賢未聞建九伐之勳而收七
縱之心者才有所未卓望有所未宏也若吾寧東
濱於海當諸寇衝巡視宜副定議專駐以資制馭
歲壬戌會任者以失職去

上命平川劉公來司厥事振廢舉墜誠斬馬一新矣
先時逋賊徐明山輩引痲葉諸酋爲檇李患公以
兪事提兵殲滅無遺積爲京觀聲振海徼已而晉
布政司叅議殫力撫綏民有寧宇至是倭牒者知
爲公相戒不敢內犯毛烈者故叛賊王直義子也
時議索捕甚急一日舟爲風簿至境上遠近戒嚴
公督兵酣戰烈赴水死俘其孥屬諸官倭聞益用
避遁吾寧獲有晏謐者三年士民惴惴惟恐公亟
去煞積有資伐
皇上稱遷爲布政司叅政蓋俯循衆心欲以其先綏
寧者綏寧之將伏鉞閫府界以關外專制之寄循
是士民又欣欣喜色相告曰吾幸徼光惠庶幾可
永息宥視諸吉甫子儀可相頡頏斯非由才卓望
宏爾邪雖然力治者安不忘危審幾者圖大於細
子文以告新尹定遠乃屬代者措慮深長而用意
化裁必已朗照曲中其能默默不爲後賢規最乎
此庶民跂足之望走與士大夫願佐下風也公尚
念之哉

送賈大尹遷度支序

吏治至漢代以循良著稱意必有卓絶閎濶之才希曠奇詭之務足以驚炫觀聽誇示後世乃讀其傳考其行事大都不越二端起頹仆者尚精明急休養者崇長厚與時相禪開闔無端蓋天以舒慘布其氣地以剛柔品其質人以寬猛準其程如六律之調五味之和祇以相濟而非相厲也乃若廉以禔身平以定施勤以勵志毅以廣業進之百世鮮不遵是軌矣自吏道之衰也以浮飾爲善政以要結爲能名雷黷玩縱視若故常至遞年極矣

主上軫念群黎督察之詔無歲不下所在守令頗厭悴奮斯亦漢代之意乎惟是吾鄞隣比海衆荐雜倭鹽重以任非其人貼於危亡莫之省憂奸佼之徒且營窟其間規爲便利斯豈盛世之所宜有哉歲壬戌近皐賈君以贍才自涿水移吾邑至即刻除弊垢自庭内始滑胥黠吏惴惴不敢出一語閭井之豪亦望風退遁百廢具興燦然可紀蓋當墜廢之後其道不得不嚴也已乃問疾苦招流亡弛鞭朴緩征科多方體量務與民休息意念固恂恂長厚矣居嘗食糲服敝一錢不私新俸自常額外

却其餘羨人尤以爲難訟至必審諦情法無或以他故上下其手旦起即視事無巨細艱易咸綜理有緒至晚乃輟次日復如之用是獄無停囚庭無滯牒有可佐民之急者以身當之知增關東岡楔者多此類是皆署要結之末務澤餘之過廉平勤敏見於躬行故其初也民疑而未信畏而未親而其中也躍然而喜帖然而服纔纔然若不可一日舍其視漢代循良蓋不多讓今有卢曹之轉宜矣

或曰如子言即列臺諫以備耳目之司當有餘裕何若是靳乎曰量能而授官者政之經也審時而擇人者法之變也天下財賦領於卢曹屬者經費日苦不給緩之無以濟國而亟之乃以厲民調劑伸縮

廷議將欲其安利天下也何可以常泥之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是在賈君遡其志行固永懷遠圖矣邑中士大夫以予與賈君有一日之雅知且甚深徵予文以爲君行於是乎書

壽太僕卿史公七十序

王陽史公自輟春坊務南歸也栖遲林丘而名播縉紳士大夫談盛德綜奇行者無問識不識皆屬

公嘉靖甲子於是年七十矣士大夫則又相率稱
詩摛文爲壽吾鄉荼洲秦公與公交好甚篤謂其
釋褐從公後知且深授簡俾言馬曰嘗島鬱者易
飫深溟渤者難量子將何辭以壽公曰君子以二
儀爲度萬物爲體得志則康濟天下不得志則覆
露一鄉公家故豐殖周恤煢乏無虛日某歲饑當
賑捐粟三千石助諸官逐墾西淹田六百畝歲入
貯以備賑周中丞檄溧水溧陽七邑設義倉公即
發金各五百兩爲糴本姑蘇治其橋堤費鉅萬以
廣告即助其半淹中建嘉義書院延五經師教邑
人子弟取已田三百畝爲贍貧資四方彦士來游
者無不人人滿其意歸諸若此類蓋視人猶已而
視已有猶人之有其量宏其志毅其施宏博而無
閑是宜壽親恩如天昌其子職較其大者立身揚
名公少奇穎事父光禄公及母太夫人曲盡孝養
迨其卒哀毀踰禮既免喪不事家人産業折節讀
書讀稍倦即鷹聲曰其徵先大夫之靈兩世一身
寄於不自廻免今踈伍村儂市兒曖沒終身俾昌
大之緒墜於予乎神奮百倍卒用是舉進士高等
授禮曹更吏更曹復更春坊皆有休問海内人士靡

不服公之能官而稱光禄君與太夫人之善教是宜壽古人獻畝義不忘君故進則徇身退不牟利自倭奴發難徐海等來勝搆合掠蘇松間兵食交匱　上至扈宵旰公捐貲募兵五千率禹先驅復發粟萬石金千鎰餉軍蘇松底寧遏萬歲節必齋戒祠禱歲以爲常事聞　上晉公尚寶卿再晉太僕卿官其子爲錦衣衛百户勤誠恭慎可表天日是宜壽夫機忘則天性湛神守則太和流公屏却紛垢結廬於張公洞玉女潭曰延道侶講養生之術冲焉若虚盎焉若無不足

熙焉若忘人但覺其精華煥發步履趫捷以爲攸攝之助而不知中之所存超然物表莫可羈紲是宜壽某聞之曰壽固有道也善頌者必稽其素廣名者必錫諸類即如公言於鄉吾得其仁焉於親吾得其孝焉於君吾得其忠焉於世吾得其順焉四者君子之所以成身而範物也成身則其術不頗範物則其施不匱以是而傳播海内焉則居鄉者師其仁承親者師其孝事君者師其忠應世者師其順若射之有鵠望而神赴歸而心暢交相儆切期於無負莫不誦王陽公之名於無窮斯公之

壽壽於道矣乃若神篤之祐后天不老子孫綿祚
簪組相禪則壽之餘事也特是以壽公可乎奉公
曰然遂書之以往

養老之詔歲嘗舉行故商皓翼儲壺關疏寃雖已
遂遜於古然三老五更明帝躬爲敦化猶得存羊
之遺延至後葉風節競勵達人畸士甘心捐鑣奸
雄側目而不敢動斯亦足明遺老之有裨於人國
也然則郁軒公之所係不已重乎乃若奉揚義訓
期於崇顯昌大引於無疆俾他日曰是父是子斯
在兩峯矣於是奉邑父老曰是可謂知郁軒公者
請書以爲壽

壽父枯柯太令人九十序

今年父姑柯太令人壽九十歲矣六月二日寔懸

悅之辰於是鄉中士大夫暨親黨稱賀踵相接車騎溢里門斯光光馬盛也其曰予於大令人之壽有深思焉又有深慰焉先大父司訓公配大毋徐太令人生我姑暨我父繕部公歸濟川公姑黃宜人叔父西塘訒菴兩公大父方績學十九在外值族侮姑與我父護持大毋僊逝姑年十九乃歸柯我父年十六朝夕作勞奉大父恤諸弟妹已乃事繼大毋嚴太令人友叔父西隅公皆與姑指合姑歲時歸寧滿堂雍雍懽慶靡有閒也乃今我父及二叔父相繼捐賓客欲如叢時聚晤不可得已故曰有深思焉我父既逝甚嘗過太令人所及太令人來視起居皆有度稱述往昔纚纚不倦大都皆孝敬儉勤諸務宣暢意旨最戒後來聞之者咸感動顏而與庭範相發明斯見我姑猶見我父也姑中葉家殖稍替我父居嘗深念曰何由振柯氏之昌乃今長子棟雛積學不售教其子茂夏竟以易膺甲子鄉薦季子木克家治諸孫曾蘭玉森立當此令旦羅拜堂下以次上壽行將雲興颺奮偉光世事公之祚獲用昌大而大令人且含飴順適諸福駢集要大非曩日倫矣我父有知

亦當令奕斯又見我姑猶見我父也故曰又有深
慰焉其於是隨西隅公後率諸子姓上壽觴在列
者二十餘人西隅公乃曰壽者蓋天施而人成之
也夫醇化渾涵氣之胚也元和盎流治之暢也休
禎時奏瑞之符也端靖肅謐祿之周也以斯受齡
鮮弗永矣天啓
皇明遠紹黃虞精靈磅礴蓋當豐龐隆亨之會而又
主上久道化成六合同春往年壽星南指應在吳越
之間人當久生即如前所陳太令人率履敷訓儷
古姬姜葆之良有素矣綿綿存存引於不替且將

與王母麻姑異世同稱由今視之不尤有深慶乎
其乃起而拜手曰福有由臻頌不蹈誣其於是又
知有深慶矣於是西隅公歌曰樂只君子福履成
之諸子姓歌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
以莫不增其歌曰萬有千歲眉壽無害退而次第
其言于篇俾鄉之稱壽者得以覽觀效法焉

贈吳憲副太恒之山東序

吳公守吾寧之三年將報政會山東憲副缺
上遂以屬公蓋列鎮曹濮云范子聞之曰嗟乎公於
是眉崇且鉅矣天下之向背視京圻京圻之安危

視山東而曹濮者又山東所視以爲理亂也辟之
審射必括而駕轅以轂神動響赴誰能指之乎
國家定鼎燕薊囊括山川三面距胡一面以臨中原
控海内殆若建瓴重以
列聖嗣興世擅神武故有積稔嘻嘻而易慮俄頃令
脩於堂陛而風行於萬里之外所稱狂夷黠寇逆
藩悍將稍一蠢動應時殲滅斯蓋伐其邪謀而制
諸死命非一日矣故曰天下之向背視京圻也北
起臨德達於濟沛皆山東域内地無崇山大川之
限察谷脩塹之險而運道正直其中歲漕以數百

萬鱗次櫛比坐閒望之木稱辛苦矣脫不幸而有崔
苻之警扼吭拊背非百千里大軍萬姓懸命待哺勢不能高棬而
卧矣故曰京圻之安危係山東也山東故習格鬬
稱易動而又地瘠鮮積聚歲適伯禹作作並苦閒
值水旱流亡載道而強者且尋干戈卒須臾無死
矣此其大較而曹濮更號多軍緣與豐碭尚亭相
犬牙而戍馬之走集也暴歲羅女
師紹之發賑發帑亦足明已又黄河西注捍纔
一隄由下宛上中若釜高歲日築塞跡濘之費民

大稱困所司率檄郡集丁夫斂緡錢以相其役功未及奏而他所又以決告矣斯曹濮詎有脫駕之期即山東能息肩乎故曰曹濮者又山東所視以爲理亂也大柄事者內慎撫百州以消弭諸患其要在究觀天人之原按求今昔之畧蠲去煩苛選任良吏勞來長養與民休息遂其廬井室家之樂而作其親上附長之心將緩急惟吾所須斯不

治績

王主嗾馬東衡挈以畀公夫亦以公之善治吾寧也公性慈仁屬念時艱至即問民間疾苦及政所便不便狀而興罷之犂然當於衆心即以盜興水訌吾鄉田本下下率藉水爲溉故事四列埭堰諸財利者輒盜決民並苦之公親東封鑰時蓄洩所入務視昔頓倍地故有偷兒而謝澆者稍寬文假妖祠爲神鬼莫或詰即詰亦不力公下令亟撤祠像其最不逞者餘令緣商酌復修雖斯已烈烈若丹流性乎禮而水占大遠視近

者治曹濮廊而大之酒乎無間恢恢乎游刃之又況奉

天子頒書行事得從便宜乎吾國沾沾爲曹濮喜且
爲山東喜爲京圻喜爲天下喜也可前睹已公將
作廣文周君紹稷攝吾邑事問言於范子因具論
之周君曰子乃知吳公之有崇且鉅也非子莫聞
此言雖然

主上維寧醴員豪佐理中興行且召公矣

送徐憲副之廣東序

國家衆建外僚以牧寧永黎翼輔
夫運甚親而尊莫如守要而肅莫如憲斯較然可睹
矣都大夫徐君蒞寧三年晉廣東按察司副使

行乃邑令王君儼然
老賢事語及君
馬而喜繼惴馬而疑已又歎
其方視邑屢從境中長
馬悒悠悠始有深思馬將何謂乎其曰走方抱
疴謝客門外之事非所敢聞第言之曰君宇度弘
豁顯有聲猷由郡而臬秩非加等而泰持三尺風
行部內將以詰姦慝警非常明刑辟佐教化
皇祖專畀時稱外臺逆後置繡衣使者非首揣矣然
權循得互察而殫厥職奉法惟謹斯非君莫稱
可云喜之無從共
上上御極挾羅巖谷一時仗義握節之臣忠貞不二

天子璽書行事得從便宜乎吾固沾沾爲曹濮喜且爲山東喜爲京圻喜爲天下喜也可前睹已公將行廣文周君紹稷攝吾邑事問言於范子因具論之周君曰子乃知吾公之宥崇且鉅也非子莫聞此言雖然

主上寵寀贊豪佐理中興行且召公矣

送徐憲副之廣東序

國家衆建外僚以牧寧要而肅莫如憲斯較然可睹夫運蓋親而尊莫如守郡大夫徐君蒞寧三年晉廣東按察司副使

行乃邑令玉君儼然其方視邑屢從境中長老質事語及君酒馬而悒悠悠殆有深思焉將何謂乎其曰走方抱疴謝客門外之事非所敢聞第言之曰君宇度軒豁顯有聲猷由郡而臬秩非加等而奉持三尺風行部內將以詰姦慝非常明刑辟佐教化

皇祖專畀時稱外臺逆後置繡衣使者非首指矣然權猶得互察而彈歷青職奉法惟謹斯非君莫稱可云喜乎無從哉

主上御極披羅穀谷一時仗義握節之臣忠貞不二

心之士坐致通顯大者列卿次亦不失爲丞郡班
可紀君昔以兵曹郎
命按勘鎮事會柄臣私憾王中丞風當傳致重典君
仰天大籲曰大丈夫即不
效鷹犬死卒按無驗以實上柄臣恚甚而君旋以
就養歸矣語具王君世貞皖中歸且十年即不能
備位列卿亦宜稍晉丞倅作忠直果敢之氣爲後
來法程胡起補南曹乃出守寧又僅僅量轉將不
足疑與語曰輕車熟途蓋言習也君守寧治理章
章在人寧當倭奴衝時謹治備一行礦寇圍練

士紱民之暑熱若商綵碎莫可理君嘗按屬制勝
曰運心惟假之事權必能折衝尊俎爲東浙長城
即從外畀頃巡海缺胡不擧以歸君乃置之五嶺
外哉若宜愀然有深思者其聞之往來于懷而未
有底也曰郡人駢不習事竊聞人臣委質君朝身
非已有升沉窮達一任所之然後可以語道昔君
之西歸也縱若鴻鵠入秦尊人雖出則勤學力農
日夕斤斤蓋不知已有十年不用將終身林壑已
矣寧復幾不可忘之會如今茲哉心苟利民雖一
命亦可以瀝何論巨細檜以久蓄故勁金以積鍊

故精君年甫強仕彌久彌劭循階而進黑髮可躋
釣昜又安知前之偃蹇非後之馳驟地邪南人用
南北人用北惟巨才靡擇今北徼稱無事矣吾寧
豬

天子威靈薄海率晏謐乃廣東島夷土寇所在充斥
潮惠幾不能支至遍會城虜守將禍變日聚警報
載道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
上乃憫念東陲屢勅所司期得循良忠敭之彦持憲
運量佐時勦撫以安元元意至勤也太宰楊先生
當本兵時稔知君疏上謂非君不可遂畀璽書莅
于閩視吾浙海防緩亟細鉅將如何邪要而肅者
行且驗之彼之喜固宜所稱疑與愜或可釋乎鄙
人誠駑頑君持而揚摧之君作曰微哉晰乎乃今
得開指矣

壽司馬竹墟屠公七十序

夫所謂大臣者其道豈不重繫世教哉道也者用
以囿世非以世囿故進不徼名退不牟利範以中
正之軌底於周行則夫顯晦者時也壯耄者齒也
往有利不利者天也敦守故吾無或易慮是以其
出也任天下之重而處也天下之望歸之斯知鷹

揚之非狥俗采徵之非傲世也稱曰大老以是樹
教不既劭乎愚竊有感於近世者之爲浮湛巧宦
與馳騖就功名者舉以官爲家寵則四出關請魚
肉其鄉之人莫之省恤夫復何言其有傲睨當世
遠衆憤發抵掌握笑師心邁往則又侈然炫暴皎
皎以爲名高若不可磯比其謝事上之則遺世輕
物邈若秦越下之則深居養望覬牧桑榆斯捐魏
關之戀而貽終南之誚者蓋亦不勘是雖越於擬
擬之流槩以道之中行則未也以吾觀於竹墟屠
公非誠大臣邪公自筮仕州守至卿亞歷歷中外

踰三十年毅然以天下爲已任所在砥節平政以
寇綏眠奕有聲烈更僕未暇論當嚴氏柄政時門
趨若市彼以時望屬意於公公謝絶不與通大有
謫言迄不爲動又之公業以都御史晉少司空矣
乃矯令原職撫湖南既總督湖南川貴則又改撫
南畿與時格大戾意假酋倭以泄忿卒與禍會被
逮輿論壯之賴
先帝神聖公遂東歸無復仕進念矣杜門捐俗絶口
不及前事至或引咎自艾畧無悁慍見於言面間
與三五親交締社逍遥山水閒酒酣耳熱援筆賦

詩以明得意不復理人間黜陟興罷事會柄臣敗
一時憸害者交口稱快公歛神攝氣默似有指至
聞
國恤邊報深念動容隱然老臣之度誼均休戚也用
是望傾海內蒼生翹首而公移退遜若將浼焉今
年且七十矣其於世何如邪嗟乎逍一也無所擇
于顯晦壯耄利不利也出以是處亦以是要在尚
於中行不愆其素故在朝廷則朝廷重在山野則
山野重名生一時範貽百世大臣者民之表亦循
是道而已覽觀天下之士若固能肩之挽浮

而還之古獨觀昭曠之原顧不重歟然公且日虎
於道無驅生亦無驅大老之稱將企二老而後
先之七十殆造端爾其不佞幸以肺腑之親從公
後濫廁社列知公甚眷故自其緊於世教者得備
論之俾後之爲大臣者視律令云

贈黎屯部序

余嘗行遊四方覽觀郡國之故沿溯往昔則知人
代相禪道趨江河流風漸靡習若成性大都崇緣
餘而背情實鶩浇競以捐禮讓上下相安不知所
底豈人情端使然哉亦御非其術而勸厲之道關

也夫抱仁履義以身師教用能不令而行不厲而威乃若扶良抑暴屏偽敦質用以脩職奉公維持化中由三代以來誰能廢之自非純白疆明之士將何信然行志持之無懈哉余竊有壯於念雲黎侯之佐吾郡也郡以敦朴稱俗流濡染漸離故初識台者業已慮之侯至即能提身率物精明確毅諸所措注井井奉法亦不求於法之外古稱剛而不折廉而不歲者非邪故郡中靡不嚴侯俗用是變惟恐侯一日去遑乎茲何以哉語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侯敦尚理學誦法古昔嘗遊東郭鄭先生之門獲聞大道自歷官郎署以至臺憲雖罹讒構聲問日起今果用南京屯部遷矣或曰計侯功閱委以紀綱之司社稷之寄宜無不可區區以屯部畀之地散而事瑣才甚給而職頗局是何異於以豫章應樽櫨昆吾齒豚雉也殆非倫矣余曰不然竊聞人主之用人猶醫師之用藥故治標者後所緩拯患者先所急斯稱善理今之急非兵餉乎擇人任事宜莫先屯部矣

高皇帝保固封圉畫地置戍令墾荒土以贍其食名曰屯田蓋彷彿古人寓兵於農之術所稱則壤程

賦給具課牛諸政具有品式期以無曠征繇重實
充備意深遠矣歷世久遠法寢陵夷豪滑因緣窟
宅其中而兵且孳孳靡旦夕之儲猝有徵發拷腹
戍行欲其嬰鋒敵愾能乎重以比年荐罹夷虜客
兵蠶食經費坐是大詘遂至增賦公私蓋交病之
廷議分遣重臣巡行天下與一振刷以佐其急非獲
已也乃其禁令仍隸屯部惟強立不回者斯舉矣
昔漢代田以趙過屯湟中以玄國卒成富強海內
寧一

奏上奚暑曠世寤寐時艱亟藉封疆之吏戰勝守固
鞏笞四夷紹述
烈祖首事之臣非侯其孰當之夫畫一者法也神而
明之者人也侯誠因此時按舉故實祛奸剔蠹與
之更化俾田日益墾入日益饒士飽而嬉不復仰
給縣官重滋民困較若
國初之盛劃焉一新顧不偉歟因以驅而之善敦尚
禮讓移風易俗璨於大猷類非俗吏之所能爲固
知侯能信然行志持之無懈也循是績愈懋則名
愈隆秩愈進九德三事之選將發輒于茲侯顧不
壯哉於是鵬江郡長公暨諸大夫聞余之言曰是

知侯者遂請書之以爲贈

賀柯太令人上壽序

愚嘗遡觀熙洽之代元精溢滿委輸於人哲后又復握符調律宣宻協氣邦國康乂景祚熾昌用能內有黃髮之彥外有就問之老而良士淑媛席鴻庥擅靈禀韜茂實臻遐算者相望於時目爲人瑞斯太和之妙凝而道化之流衍也明興餘二百載龐德駿烈爍乎光明故神祇效職陰陽委順際天蟠地靡不阜育而況人爲物靈受氣攸先宜乎宇內咸躋壽域且邇年壽星守在牛女其下人寔當之嗟乎茲亦奇矣以愚觀於柯氏尚其大有冥契哉太令人春秋九十有三神情精朗動履趫健家務巨細綜治有章歲時邑中士大夫暨親姻登堂上壽交口稱慶今冢嗣碧泚君年亦七十七月十八日爲懸弧之旦爰率弟子孫曾輩百拜稱觴以謝劬勞恩士大夫暨親姻又因碧泚君賀太令人一時頌嘆以爲盛事斯非生際昌時涵育太和者邪雖然安可以不務脩哉時者斡於天者也脩者効於人者也柯世以行誼聞太令人性嚴重教家惟孝友儉勤外內無敢隕越里中

以禮佛會爲請卒不應第曰余聞之先人婦不踰閾儒不佞佛不當若是邪顧好振人之急即捐所服御不恤碧沚君祇奉太令人訓著聲譽校已乃棄去朝夕侍奉惟謹暇則業九流百氏之書以多能聞而尤督教其子茂夏遂膺鄉薦漸顯融矣君顧恭慎謙溫視衎益處未嘗失色失行於人以故邑中人士稱長厚君子必先柯君曰斯誠太令人子已觀是則知澡身浴德以砥行也張維肅坊以遠慝也茹辛肩勞以養福也」凝神砭志以定命也」太令人與碧沚君

之人葆之植茂源遠柯氏之亨有篤祐而世爲人瑞不將預占哉於是李子王子陳子華以年家屬愚以文愚視太令人爲父姑碧沚君中表兄弟也睹其行履甚熟故得推論之云

壽大司馬東沙張公七十序

世之所稱壽者將專於年齒乎抑有越於年齒之外乎夫專以年齒也則鮐背黃耆者皆可囊括天壤陶埴今古劻然聖訓唾其無聞良士懼以耄及敏丘絳縣之老至不能舉姓而錢鏗僅以名聞斯知樗櫟不以鉅質讓美騏驥不以窘步貶能華實

陳而醜好判也傳不云乎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之謂不朽何則命尸於天者也名樹於人者也惟天尸命故衆庶得以馮生惟人樹名故聖賢不遑暇逸不朽之謂壽亦惟聲跡表見宇內榮光流於不替而已若吾尚書東沙張公斯其人邪公靈禀玄詣生即夙成用能應運鵬騫弱冠登朝粹德儒度寂峙淵渟而尤嫺當世之務淬勵功能如鉏發矢激識者業以公輔期之筮仕南禮曹時方興飭禮文之事公下上千載駁正同異舉可施行而尤交湛甘泉呂涇野諸公潛心理學與孔氏之旨大相發明比晉江西學憲崇正剡僞不少假貸雖值搆讒跲而復奮周流藩臬至中丞少司馬留都大司馬政績輻輳總之飭官常究民瘼淑教化精法理視時所利病而興罷之遂因而不改曰張公規式云白莫草畬當蜀西徼稔禍十餘載莫敢問公至即料兵遴將指搜方畧不數月盪平全蜀底定會俺酋扳折甸用言者薦署篆本兵經畧邊務發謀設門雷動若神虜遂遠遁不敢南窺公之功也逆鸞方握兵柄禍存肘腋公百方裁遏而且理商中丞之寃幾陌不測鸞竟用斲屍神器

以安素不比於嚴氏既服闋晉秩留都世蕃掠爲
已美要重謝不應遂坐他事矯令致仕公處之怡
如無怨言忿色歸即脩社倘徉泉石稱觴哦詩曰
吾道若是也至其綜覽六經子史含精咀華九流
二氏之書亦皆探其突奥發爲文詞洪深奥衍成
一家言楊脩撰慎王諭德惟禎傲睨一世鮮所許
可獨心伏公曰命世才也君嘗方毅嚴整而中實
寬平至臨事決疑神閒氣定若不見其營思具恊
機宜性尤孝友施及親族友朋喪塗婚嫁往往周
給不以生存亡易慮每聞國事邊警憂念深至

郡中民隱纚纚陳於所司語不及私蓋自束髮以
迨今茲較若一日是其志行通神明勲勣扶社稷
文章斡元化效衆美而萃之身令問廣譽信令傳
後如公者不既希邁哉今年七十矣九月二十四
日寔惟誕辰神慮精朗矯若游龍天相人協慶聲
載道而乃欲身卻慮遜避諸鄉意彌深遠矣雖然
古者養老乞言饋粥酌爵若耆年碩彦尊爲三老
五更廣厲世教典章具在
聖天子握符御寓寤寐求舊公當應
詔而起發抒鴻學抗顔坐論光濟中興因之益眞

國祚綏黎崇德茂伐申衍無疆顧不偉與此中外所爲引領也某無所比數幸從公後獲師承因揚黃諸君畧陳不朽者如此將使榮進視之以端其趨隱約聞之以抗其節于今乃知公之壽信非世之所謂壽也

贈少傅南渠李年丈壽序

范其曰世所稱良弼策勳書名多歷年所雖由天畀蓋亦有順成默脩之道焉夫大化黷醜品物流形協之則爲埏埴離之則若夢幻天曷故也時丁草昧及中更屯否則必有聖哲之主名世之英相與締構鴻業光濟中興景赴嚮應較若神設殆上天陰隲元元期於宣播太和弘濟六合非偶然已故吕公望八十起渭濱歷佐文武以鷹揚黜殷定周畢公弼亮四世再任保釐計其時蓋皆不下百年勳茂輝映寓内聲施被於後世故曰天壽平格自昔記之矣然吕公望禔身淑慮敬怠義欲之介凜不敢踰畢公懋德克勤小物正色法言久而靡斁斯其所以綏養性靈寶合太和順成默脩有自來者以吾觀於少傅渠翁李公斯其品流與公少負神奇出際隆熙之運英俊颺興計日程效公且

廻翔翰苑垂二十年會輔臣缺衆望咸屬公公時
守司成闔門却掃
上廉知乃特召入閣視事
上方寤寐三五銳志中興容咨顯圖宵旦蓋靡有閒
也所謂神聖其臣莫及而同事者以子故或異慮
時以爲難公妙契玄微洞晰名理劑量古今之宜
參合天人之贖開心訂議退馬若無用是
上眷彌隆而同事者亦無所忌至北虜南倭警報旁
午悖猾逆帥恣睢横行公且從容條晝以次翦郤
蓋不動聲色而置
宗社於磐石之安蒼生樂業裔夷嚮風自世人觀之
將謂畢智殫力繼以内艱宜不啻勞矣乃年逾六
十而神慮精強若少壯然夫固天之所篤界也公
亦德性夷粹渾然天成遇人無貴賤睽戚咸得其
懽心雖臨紛沓當觸忤應之冲裕未嘗有疾言遽
色尤喜推奬後進保全奮類時稱休休有容得大
臣體者莫公先焉而公尤凝神定慮與元化游在
廟堂則安廟堂在丘林則安丘林不以物遷不以
俗攖斯非敬義懋德之遺度邪然則公之所以自
壽者壽於道矣中外多事

上眷念舊輔行當召公其視呂畢二公之期尚遠且
將左右密勿一德一心俾
聖治彌弘聖算彌昌我
國家有無疆之慶公亦有無疆之聞獨壽已乎茲六
月朔值公初度寧郡倅方君蕖公通家也託以贈
言其發解釋褐皆以次第從公後荷誼且甚篤故
不敢辭而稍爲叙次爾

方文襄公遺稿序

嘉靖壬辰余釋褐從朝紳後獲睹方文襄公以太
宰徵至自嶺南陛見稱歎琅琅而中丞死洛歸公
亦在徵中衆相顧動色曰
王上寤寐中興延進儁異蓋丞丞烏銳也二公以道學
名乃今應召並臻宜茂有顯樹邁前聞已而公晉
殷學司佐理馬初公解銓務養痾西樵山中潛心
大道垂十年所寧復幾不可必之遇哉會奉
詔起尊崇議方興公稱引古昔傳經義疏剔群疑大
典迄蒙成公遂駸駸嚮用矣當是時故老罷去柄
政者或黨同伐異覬脩故憾擅能名公第休休營
護畧去牽比與余鄉宗伯致齋黃先生同指迨典
大獄以去就諍善類免於齒劍天下共壯之居嘗

擯棄俗學誦法皇王期以翼主德裨至治即昜司所効密謨顯畫靡不當上心衆方延頸而公復謝病南歸溘焉長逝矣嗟乎豈天未欲康乂斯世邪何奪公之遽也余嘗考求文藝稍獲公禮儀皇極諸疏心彌嚮往之乃今子郡丞君袁檢括遺篇問序於余因得卒業焉夫搆名馬者市駿骨不恡千金悄悅而適莽蒼之野得似人者喜何者神理融則曠世合軌情境聯雖覿面不相能其道固爾矣公用醇儒起家致位崇顯德誼勳業爍乎光明所著易說學解諸編精詣天人藉令罕

海內規治方來況復根心成章恢弘至道若斯之盛馬嶺南故稱多賢陳白沙先生以道學鳴丘文莊公勳伐表見熙代若公者謂無之非邪第聞時方病學士徒售口耳獵世資不且虛恢無當其嫺當世之務又以遺遠道術蒙譏即奇文奧義殆同虛車公固嘗以爲慮也讀公編者尚以此意求之衆所稱儁異邁前聞茲益諗云

贈郡理趙侯應召序

聖天子握符御宇寤寐中興期得純白敦敏之士布列臺諫用以培化原定國是糾官邪而紓民隱也

爰　下所司博求可應是選者歲爲勸駕庚午三月吏部以外僚名上蓋十五人而吾寧司理趙君首被徵郡僚王長公暨楊徐諸君屬其爲贈言某曰嘻官才者廟謨采風者口碑獨不聞諸人之言乎予何言夫吾寧黃圖之僻郡而瀕海之下壤也積苦倭備歲復荐災流亡相禪搆訐蝟興所望上人之拯不啻倒懸已乃百姓聞君之徵也相顧愕愕嘆曰胡奪我君之遽邪君嘗恤我困平我訟視邑而賦我簡受委而稽我慎保有天年室家完聚者緊誰之賜乃今棄我去邪於是涕洟徬徨若無以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其君之謂乎聞之吏人曰君敏遴察見銖兩之奸精於法比若漢廷老吏手莫可上下顧以深刻爲耻暇即杜門研考故典布袍糲食神閒意適居然有羔羊之風詩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其君之謂乎聞之士大夫曰君性度淵懿外和內方未嘗失色失言於人而飭紀振俗萬夫不能奪其守四時無以踰其信蓋心口一律而終始不惑也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其君之謂乎聞之下屬曰君以儒飾吏德義可師動止足法不以賢智先人然權度精審良

者揚之不能者誨之衆職故烝烝感奮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其君之謂乎若此者固紳綏之公論草野之輿頌也公等乃復見屬嗟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予方傾服之夫復何言雖然

上之所以徵君者臺諫也君之所以自獻者亦臺諫也君將脩明夙學鑒觀世道所稱端化原定國是斜官邪而紓民隱者正色竑議見諸施行俾觀者神聳聞者膽落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予於是有望焉用能芳問宏暢簡寄日隆晉之則卿丞撫辰熙績又晉之則政府左右啓沃俾我隆慶之治

信然中興光于烈祖志而企之猶力而赴之蓋造端於此矣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予于是有深望焉若夫諸人之所爲言者情也私之一方也予之所爲望者義也公之天下也情不侔義故私不敵公公等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予安能終已於言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

壽王太孺人七十序

見菴王君之令吾邑也奉太孺人以行歲之三月十有五日太孺人初度年且七十矣見菴君晨起

肅容陳席稱觴上壽太孺人蓋沾沾色喜焉邑之
人士聞之曰太孺人固宜壽哉吾邑荐罹倭寇瘡
痍未起重以天乙之眚年弗順成令君至撫救勤
懋漸可生生斯知有令君乃有吾邑也令君廉公
肅毅政先子惠諒由家範端嚴化若性成斯又知
有太孺人乃有令君也雖薄載道望門稱祝風動
達四境矣於是慈邑吳君奉邑高君定邑馬君象
邑徐君以文見屬曰子亦知壽太孺人乎吾黨孳
孳職事締交於兹蕃君不啻兄弟也習聞太孺人
性履嘗讀漢服之太孺人故汪氏著姓蚤以賢淑聞

失怙恃是時養菴王公甫已配太孺人吳矣已乃
求太孺人爲助性仁孝恭順退然謙讓無較量心
日理諸務巨細惟謹姑暨吳並敬愛之吳沒太孺
人專家政者二十餘年養菴公得以出入夷游無
內顧慮太孺人之力也養菴公即世諸子且幼太
孺人督勵彌勤用能伯商季儒而見菴君以閎學
遂起家進士迨之官太孺人曰吾朝夕誨汝良苦
奠成先大夫之志乃今見汝若斯矣吾聞之受若
直者母怠若事汝惟循法脩職惠養元元豈惟報
主亦先大夫之慶也見菴君跽而受教吾輩聞於見

菴君者甚習壽可已邪予曰若此可以壽矣夫壽者裕於天助於人協外内隱見而順成者也古稱婦不踰閾無非無儀殆常道爾由今觀之人士之頌援外而遡諸内者也慤而鮮諜諸君之稱探隱而形諸見者也詳而有徵天道無親惟賢是篤循是將踰耋望頤底於無算膺隆封荷百禄日睹見菴君躋於崇顯樹勳揚名所謂裕於天助於人協外内隱見而順成者也信可以壽矣吳君等相謂曰是能達所謂授簡者遂書之以往

天一閣卷之二十